

紫園草卷八

衡郡曾朝節著

論

本立道生

天下之至大者道也天下之至約者亦道也求其要於至約究其用於至大故本末不舛而道幾也何也道未有無本而生者有種樹者於此其始之枝葉花實固無睹而其本固未成也從而培植之焉又從而時灌溉之焉迎其欲生之機而達其能生之勢故生則惡可已而本深末茂有不得而誣也夫本末一樹

也本則其所以生故實力焉在物且然而况道乎蓋道之大也極天之覆而覆焉極地之載而載焉舉一民一物有一不獲其願不遂其生固其心之所不忍而思汲汲以圖之也然吾之不忍於一民者何也以其分則踈矣吾之不忍於一物者何也以其分則愈踈矣要必有不忍於其親而後不忍於其踈不忍於其踈而後不忍於其愈踈也蓋無親無踈而皆其所不忍者心之仁也由親及踈而後施之無不溥者為仁之有本也孝弟以立本於家自此而仁萬民自此而仁萬物皆其所取足而暨及焉則豈非道之至大

而其要為至約操術者甚約而其用乃不可禦也哉甚哉本之不可不務也務本固所以生道也本也者何也曰初也樹之初其生理已完具特枝葉花實之未發也種樹者培植灌溉能不失其初而已物莫不有初人心獨無初乎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是愛之初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者是敬之初也是初也謂之良知謂之良能此初存而道不自此生乎道也者生機之出於初運而不已者也克此之愛無乎不愛克此之敬無乎不敬雖欲不以之及於民焉不可得也雖欲不以之及於物焉亦不可得也心

之初固然也即此而觀惟孝弟為心之本初惟務孝弟而後不失其心之本初惟不失其心之本初而後由親以及疎而一民一物皆囿於吾仁之中也不然不孝不弟而欲以仁天下是種樹者撥其根而望枝葉花實之茂長也有是理哉夫子論著大學推本於修身而曰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是以言孝弟之為本也有子之言蓋本之夫子者也

才難

天下有不世出之君然後有不世出之臣蓋君者應運者也臣者翊運者也聖君應運而後興固為天下之所間值賢才出而佐聖君翊贊一代之昌運則是其篤生也若有所以培之其登進也若有所以啓之其相得而專任也若有所以維繫固結之是雖其挾持之大自然之重經綸匡輔之業彪炳焜耀於後世而要之天寔以資聖君也非聖君固斲而不以畀也繇斯以談氣運者其聖君賢相之所由交盛乎氣運之獨盛自有天地以來何嘗不稱唐虞成周間哉而賢才之盛亦亘宇宙為再覩焉則夫子之嘆才難者亦重有感于古今之氣運也邪且夫氣運者豈非天

為之乎天未嘗一日不欲天下之治平則方其貞元之合也曷不持之而使其常合醴醲之聚也曷不挹之而使其常聚顧夫合之不能不離也聚之不能不散也則天亦有莫之為而為者當其離也散也不為極力而幹旋之於以挽之於盛際亦安所稱才而顧委之於氣運耶嗟乎雲龍風虎易固已言之明良之盛孰非氣運為之者故天地之氣運一盛於唐虞謂夫羲黃之後文明之會至此而始開也翊唐虞之運者必有帝佐矣五臣安得而不才於舜乎唐虞之氣運再盛於成周謂夫夏商之後禮樂之隆至此而始

備也翊成周之運者必有王佐矣十亂安得而不才於武乎是用五臣十亂者舜武也而所以使之用者虞周氣運之嚮於治也見用於虞周者五臣十亂也而所以使之見用者虞周氣運之能生此賢才也不然禹非不繼虞而王也湯非不先周而王也所與成永清之績揚式圖之勲者蓋亦當世之遺耆阿衡之碩輔也豈曰乏才惟夫氣運獨鍾於虞周故其賢才之盛亦卒不能與武周較烈而競爽焉豈非天有以限之耶自古迄今指數而論之所謂多才者惟曰唐虞而已惟曰成周而已則才之難也信乎其難也是

非無所篤生者矣而篤生者天若猶有以秘其靈也  
是非無所登進者矣而登進者天若猶有以縮其數  
也是非無所相得而專任者矣而相得專任者天若  
猶有以嗇其多也蓋天地之氣運不能常泰而無否  
氣運之極盛亦不能世唐虞而代成周人才盛衰之  
故亦且如之何哉雖然夫子上嘉下樂而有感於虞  
周之盛者誠遐想夫氣運之間值不得而躬逢之也  
使春秋而虞周則入室洙泗固熙載之儔也周旋魯  
衛皆戡定之英也何患乎無才故語氣運者扼腕於  
夫子之春秋世有有其人而無其時者矣亦有有其

時而無其具者矣其篤生也雖若有以培之而所以  
自植其體者或未厚也其登進也雖若有以啓之而  
所以自裕其施者或未宏也其相得而專任也雖若  
有以維繫固結之而所以自竟其業者卒未章也則  
何足以言才故語遭遇者責志於用世之學術吾聞  
之曰學者所以砥礪以成其才也虞周之才亦以有  
此學而已

### 憂漸論

刑餘之人不齒於庶官掃除之役不寄以三尺故法  
司者朝廷之所寄法也大小臣工罪無論鉅細言者

列其罪上之天子下其事按之法司當其罪奏焉天下又豈有難明之情能匿之跡可逃之罪哉柰何欲以宦監任之是謂法司不足寄法而疑之也夫法司天子之卿佐也天子尊任之矣其心必端其行必方其志必忠其氣必直乃何憂不為朝廷伸大法乎而或不端不方不忠不直假借於雷同附和之說縱舍於遮飾庇護之偏言者一彈射之法司罪無赦矣如是則法守明體統正權不旁落事有軌則明生於不察威用於不苛群小無所奸其間而執法者視此三尺輕以罰重以誅豈不誠光明正大示天下後世而

無遺議邪蓋惟不信法司而信宦監故既用法司又用宦監宦監伍法司法司左辟宦監宦監以親信任法司以疑畏沮一有疑畏之心法司亦化而為宦監矣宦監曰情重法司亦曰情重宦監曰當誅法司亦曰當誅吾見宦監奏當天子而嘆法司之足羞也吾見宦監之得誅罰大臣而嘆朝廷之法紀紊也彼其不端不方不忠不直本與賢士大夫異而况其睚眦私怨乎彼其黨與盤據諫官噤而不敢是非而况其吹毛刷垢以賣直乎窺伺上意之既熟而假公以遂其逢迎之私輕視外廷之既久而因事以展其負托

紫園集卷八  
之效自是天子必曰嚮令徒以法司徒必不盡法若是若輩固吾所親信也愈親愈信愈任其漸也必至密謀不以諮宰輔而宦監宰輔矣大議不以付卿貳而宦監卿貳矣其重在內其輕在外其權在旁其禍在上威福將移而人不之知事變已伏而人不之悟弊孔百出不可揀藥迨其噬臍無及而後圖之君子何其不蚤見哉

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論

人心之幾至微也先於其微者而辨之而學幾矣莫非學也則莫非其所先也然學者心而已吾心一念

之幾有其間不能以髮者而相去之千里實係於此方其幾之微也吾固可以用力而無難不知所以謹之而遂至於千里之遠則其勢已成而用力已無及是故知其千里之遠起於一念之微先用其力於一念之微而不使其至於千里之遠此人之所為善學而能有成者也今夫人心之幾義利二者而已心性也性天也動於天性皆義矣何有所謂利哉然性不能不淆於情天不能不雜以人故一方寸之間耳而義之與利已若並立而交相戰而情常足以移性人常足以滅天蓋義反為利所勝而心皆利矣其利之

勝義也義之勝於利也是其為小人而不為君子也  
人品所由相遠也義利之間其亦可畏也哉君子曰  
利之足以勝義固也吾心本然之明則亦何嘗泯乎  
人而不知學焉亦已耳誠有志於學則以吾心本然  
之明而辨吾心義利之介此豈求於心之外哉是故  
方其事之未至也固無所謂義也亦無所謂利也無  
未辨也事之所接情之所觸而榮辱得失形焉予奪  
交焉於是乎知其為義而不能不撓於非利也  
知其為不義而不能不誘於利也從而辨於心曰義  
吾心之初也利吾義之賊也是念也是事也其果為

其果為利乎如其義也則雖無利於身而有利  
於天下國家吾為之可也如其非義也則雖有利於  
身而亦有利於天下國家吾不為之可也其名義也  
而其實則利吾不以好名而必為有見於義無見於  
好名之為利也其迹利也而其實則義吾不以避嫌  
而不為有見於義無見於避嫌之為利也蓋義利之  
幾至微也有所為則為利無所為則為義義利之介  
至嚴也出乎利則入乎義出乎義則入乎利吾惟辨  
其有所為之為利也而務去之無所為之為義也而  
務行之炯乎若白黑之相混而務以別之也凜乎若



而敵之相距而務以勝之也則自其義之勝利也利之勝於義也而心純矣心純而性復矣性復而天全矣故存之為盛德發之為大業是義之時措皆宜也而此辨固先之也民物之蕃殖天地之奠位是義之克塞兩間也而此辨固先之也何也義利辨而後心術正也心術正而後德業崇也德業崇而後功用廣也苟義利不明於心則此心已不勝其私而君子小人之辨千里於此矣雖日從事於學以求有以自立然天下豈有心小人之心而能為君子者哉不謹於用力之始而欲其不至於千里之遠不可得也信哉

義利之辨學莫先於此者矣雖然此亦視乎為學之志耳嘗觀志之在人蓋亦稀有必欲為君子而不為小人者夫志於為小人天下固無若人也然而必為君子之心苟未能有以卓然於中則恒人之情自將好義不勝其好利利之所在懵然舍義而趨之其流至於必為小人而不為君子矣然則辨義利者其尤先於辨志哉

原性復性定性同異論

性者夫人有之也然知性者寡矣知性者寡故性之說常紛紛也何也性不可以意見測耳目求意見而

測耳目而求非不有所知也卒不可謂知性蓋悟焉者之謂知知無疑矣未悟焉者之謂迷迷弗知矣迷者不自知迷即其所知亦以為悟及悟者視之乃知其迷也甚哉知性之難也何恠乎說之紛紛哉原性復性定性同異請細繹之孟軻氏有之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夫能知性乃可以知天而盡心人豈可以性為難知而不思以知之乎欲知吾性而於古人論性之書其同其異懵然莫之辨也則亦不求知之過也嘗以臆論之韓李原性復性之論是以意見測耳目求者也謂之不知性可也明道

定性一書此所謂見道之言非二子所能彷彿也同異不較然乎韓子之言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三孟荀揚之言性皆非也且以叔魚揚食我越椒之事証性之不必善夫荀言性惡揚言善惡混非之誠是也始生而占其不終此特三氏者徵於形聲之惡亦游氣所賦之戾耳可遂以此而謂性惡乎性者理也形聲者氣也理無不善氣容有不善以戾氣之蔽性也而因以疑性又安得不疑孟子性善之論哉李翱之言曰人之所以為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情既昏性斯溺矣又曰桀紂之性猶堯舜之性也

情有善不善而性無不善焉妄情息滅本性清明周  
流六虛所以能復其性則似優於韓子三品之說為  
能無疑於孟子性善之旨然孟子之言性善也因情  
善以知性善今翺言性善情惡必滅情而後復性安  
在其與孟子同也且夫既謂之人則固必有知覺矣  
人已之相遭事物之相觸其能以無喜怒乎其能無  
哀懼愛惡欲乎不能無矣乃欲於此而息滅之必不  
謂之人而後可而翺乃欲以是望人哉惟定性書之  
言曰所謂定者靜亦定動亦定無將迎無內外天地  
之常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情順萬事而無情

故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嗟乎此非論性之  
準的求性者之所宜從事哉蓋情者性之動非外情  
而有所謂性也故性善則情亦善有不善非情之本  
初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  
此定論也惟能辨情之出於性者而約其情以養性  
則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日與之順適而非所以為  
吾累苟惡其為累而必去之是猶以物為外而岐性  
情為二即此惡之之心性固已不定矣又安得語復  
性哉明道又曰七情之發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  
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則亦可以知外物之不足惡

而其於道也思過半矣故當忘怒觀理之時如其當怒也吾從而怒之是吾固無害於怒也如其不當怒也吾即從而止之是怒亦非足為我累也亦何必若翱之言必滅情而後可哉雖然此明道悟後之語故能洞然於性情之間而動靜合一之妙一至於此苟未有得則當其方怒其能遽忘怒以觀理哉故以張子之持守而猶疑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豈非動靜合一之難哉明道大公順應數語張子當渙然冰釋矣蓋嘗合而觀之韓之認氣以為性李之滅情以復性其論異也而其不知性同也原性復性定性

其言性同也而知性與否則異也以二子之論議文章非不卓然表見於唐者至於言性則固有不可強迷以為悟者知性固非意見之所能測耳目之所可求也有志於性而不求同於明道亦安往而不異哉

### 立朝正直忠厚論

純心之臣國家之所恃而治也人臣之獻其君惟此心耳然而純心難何者學之不純而無以克其偏融其迹斯其弊也將各因其性之所近者以施用於世雖其發也未嘗無可觀而害亦以萌若是則國家奚賴焉豫章羅氏之言曰立朝以正直忠厚為本嗟乎

此純臣之道而士之得於素學者也請深論之正直  
非以言心之無私乎忠厚非以言心之敦篤而不偷  
薄乎斯二者世莫不離之以為二愚則以正直所以  
飾治紀也是治之立其基也忠厚所以敦治體也是  
正直之融其迹也蓋其理本相為用而不可以或離  
故其究乃交相成而終不至於或弊愚嘗讀詩之咏  
羔羊也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未嘗不容嗟慕之曰  
立朝若大夫之正直可矣乃鹿鳴之章則又稱視民  
不怵而嘉賓所為德音孔昭者也任世道者不可以  
率意而漫從事殆若此矣且夫士之以正直見也誠

目擊夫世之淪於邪枉矯然起而振之也有比周以  
為黨者也吾矯之以不阿風采著焉有污蠖以自潤  
者也吾矯之以不欲清望肅焉有遷就以為容者也  
吾矯之以不渝秉節勁焉朝有若人蠹剔而弊祛令  
行而法明故曰無反無側王道正直豈非士大夫立  
朝之律令哉雖然士而徒以正直為也容不免發於  
意氣之所激昂而違俗忤物方以重天下之疑畏而  
又何以有所立於斯世故夫忠厚者所以救正直之  
偏而融其迹者也是故風采非不著也而常示之以  
寬大清望非不肅也而常出之以和平秉節非不勁

也而常鎮之以雍豫居其質不居其華處其厚不處其薄渾渾然油油然天下莫不仰其正直而卒不得以窺其迹者此俗之所以蒸蒸於吾治而服習不倦嚮風靡後者也彼有竊忠厚之似者優游而寡斷漫不可否事則固不足以語正直而無以振怠起廢以紀綱天下有所激而為正直者而敦固醇龐之意不行於其間則其一節之偏矯亢而不馴或以起釁賈禍不獨其身之不能保而害且移之國家矣人君亦可樂乎有是臣哉蓋嘗為之說曰正直天地之義氣也忠厚天地之仁氣也然仁氣細縷於義氣之中無

仁氣則無所謂義氣矣正直國家之神氣也忠厚國家之元氣也然元氣主宰於神氣之內無元氣則無所謂神氣矣不學者雜之而各囿於所稟之偏善學者合之而渾融於同出之源甚哉士之不可以不素學也學之何如易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斯純心之極也而正直即忠厚也忠厚即正直也是故可以立身可以事君

閏月定四時成歲論

歲積四時而成也四時積月而成也月積日而成也故日積則月矣月積則四時矣四時積則歲矣書紀

帝咨羲和朞三百有六旬六日是也然又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者何夫三百六旬六日此一歲氣朔之全數也故必氣朔全而後成一歲焉然使氣不盈朔不虛則第曰三十日而月也三百六十六日而歲也又奚有所謂閏哉不知月固合二氣而成也而以朔視氣則二氣常溢於朔之外故曰氣盈至於一朔固有不及於三十日者故曰朔虛於是乎因其有餘不足而為之置閏焉則四時定而歲功成矣何以明之蓋日行一日適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天則過一度是日行遲於天也月行一日不及日十

二度有奇是月行又遲於日也日行遲於天故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不多五日有奇而為氣盈乎月行遲於日故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是不一歲少五日有奇而為朔虛乎以其盈者與其虛者合之歲得十日有奇至三歲則得三十二日有奇也而不置閏焉則凡此盈虛之所餘其將何所麗乎蓋氣盈而不置閏則當朔不朔當晦不晦而無以合於一月之晦朔弦望矣朔虛而不置閏則春非春秋非秋夏不熱冬不寒而氣節悉乖違矣四時

不定而歲不成民之廢時失事因之豈聖人敬授人時意哉是故期者一歲之足日也歲者一歲之省日也閏者補三歲之省日為一歲之足日也要使中氣在一月內而消息盈虛參和均調矢是以農桑之務常不失序而人與天常不相違也自置閏之法以命義和而百工允釐庶績咸熙既以致治於當時然萬世作曆之祖已在於此遂使神聖贊化之妙用一術家考求之有餘智矣其斯為開物成務者哉

君子學以致其道論

知學之欲有所致則功不可以自己矣夫凡既有於

已此無待於求以致之也惟夫已本固有而未能有諸已於此求之苟非必有以致之則與不求何異焉何也方其求也固欲有以致之也欲有以致之則必能致之而後其志始畢故子夏之言曰君子學以致其道必致乎道然後謂之學也彼徒有是志者殆亦學之棄乎愚試論之道者吾心之固有物也人方稟靈葆秀生而異於萬物是物已降於天命涵於性真呈露於孩提之時愛親敬長之間渾然完具而靡缺此何庸於學以致之哉詎知夫人心之知覺動於不學不慮則為仁義動於外物之誘念慮之私則其去



仁義也遠矣仁義益遠向之固有者非復已之所有  
此君子所以汲汲於學使其自我失之自我致之乃  
可為人而異於萬物也然道亦難乎其致之矣何也  
道一心也而天下莫大焉惟聖人能具之是故其智  
天縱其行性成明之所燭無遺理身之所履皆極則  
也參配天地流通古今將弗盛矣乎而聖人之道未  
能有於已則所以求而致之何可已也於是君子懼  
然而曰學非以逞辨博資聞見庶幾其心日以廓乎  
亦非以崇矯飾襲塗轍庶幾其德日以新乎而猶未  
也幾微弗融猶彷彿耳纖息弗合猶泮渙耳苟一旦

有覺焉則渙然矣一日能復焉則無事矣而猶未也  
其思也若啓之其行也若翼之心與道俱道與心游  
此聖人所以參天地通古今者也必如是而後為能  
致乎道也必能致道而後為君子之學也一有所知  
遂曰我知此道矣一有所能遂曰我能此道矣此猶  
行百里者阻於跬步終其身不能百里也又或知之  
未盡不復進於聖人矣行之未至不復進於聖人矣  
亦猶行百里者半於九十終其身猶未百里也向之  
自期於志者果如是而但已哉雖然是亦志之不立  
耳故志跬步者跬步而止志九十者九十而止志百

里者百里而止苟以致道為志豈能宴然自暇自逸而畫於中道哉蓋志至則氣至果而確無難焉有志於道者亦務責志而已

### 三年有成論

聖人可以自必者治之成也而不能使世之必用已則聖人亦卒無以成天下蓋天下之民不能自成而與人君之成之也人君欲有以成民而聖人之能成其民者足以為人君用乃人君適有以用之則治功之成聖人所為計時而效者於是得以自見而其於成天下之心亦無負矣有是可成之具世顧莫之用

也嗟乎是何世之不欲有以成天下也三年有成之嘆夫子蓋感衛靈之不用也然方夫子之適衛也富教之論既與冉有發之矣使衛而用夫子必將有以富之也又必將有以教之也布其政於期月而考其成於三年斯不亦成周之治再見於今而慰聖人成天下之心哉奈何其不用也蓋子貢之稱夫子也夫子之得邦家者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化若此神速也以其至神之化足以鼓舞招徠天下之心而朞月之間所為布置錯注張設施行者亦既周悉畫一而無遺持此以三年立之而益立道

之而益行綏之而益來動之而益和位不越朝著而  
濺澤洋溢於寰區身不出國都而皇風偏匝於華夏  
是其所謂成也成天下之民也成天下之民而後為  
聖人之治功也故聖人患夫用之者不至於三年也  
至於三年雖欲人君之不用已不可得也何也政成  
而治成治成而業成聖人之成天下也即以成其君  
也成其君而後為聖人之有成也柰何其不用也夫  
其所謂用者謂舉國以聽之也世固有知焉者矣弗  
信也世固有信焉者矣弗專也世固有專焉者矣弗  
久也皆不可謂能用聖人也今有由求之才於此必

以三年而後可責由以知方責求以足民也至於聖  
人而無有專信久任之者期月之可且無從而見其  
可者何如而况得以觀其成哉其不得以觀其成也  
是不用者之過也如欲用聖人也必也王者乎有堯  
舜而後五臣奏功也有文武而後周召協贊也世無  
王者雖有聖人孰用之哉王者起而用夫子則不獨  
三年成而已其必有以仁之邪故又曰如有王者必  
世而後仁此實其計效於久遠者也

脩其身而天下平

化之達也有機知其機之所自始而亟圖之則其用

力也不勞而化自普於無外蓋天下之大也吾固欲  
有以覆露之霑暨之總萃而統一之以囿于陶冶之  
化并包之仁而成太平之上理然勢之在天下者至  
廣遠而不可窮天下之待治於上者至參賾而不可  
紀以其人之至參賾也而又加之以至廣遠之勢雖  
鯁鯁而殫竭智慮孜孜而勤施庶務固不能力強於  
勢之所不得徧令行於人之所不及周也夫使其化  
之果限於勢不得徧人不及周而遂已也則自昔帝  
王固嘗有以化被天下而太平之烈皆可以遐想而  
頌述者此豈可不求其故哉今夫射者之于中也加

矣百步之外遠矣所由發矢者有機以為之迅激也  
機動於此矣加於彼在射者且然而况化天下獨無  
機乎知其機而握之則所用力者機耳其於天下皆  
機之運也不知其機而握之是將索之於外觀之於  
遠且難貿貿然馳驚而無所獲亦猶射之求于所中  
而不於機也不亦諄哉帝王之化天下也化以身也  
故身也者化之機也脩身也者握其機於已而運化  
於不勞者也天下之勢至廣遠也其人至參賾也而  
化之機惟在於身所守固如此其至約也然後知必  
有天下之約而後能博知博而不知約終不足以施

之於天下也蓋嘗論之人莫不有此身也一反求焉  
皆可以其身自脩初無有待於人使人人而脩其身  
天下固已平矣亦何有待於君子惟夫天之降衷于  
人也固莫不有維均之賦而形氣之所稟受萬有不  
同即以一家觀之其為父子兄弟無幾也智愚賢不  
肖之相越要不可以一律而槩焉推之而至於國則  
不止一家矣又推之而至於天下則不止一國矣天  
不能以雜揉之氣使天下之同則夫天心之終不忍  
於天下之不同也始不得以其責寓托於一人以  
操化理之權而後可以臻天下於大同然天下之不

同也天固若有以使之君子上承天心而思有以化  
天下彼其勢誠有所不徧人誠有所不及周天下亦  
何以自同於我不知同此身則心同也同此心則性  
同也性同而吾固可以握其機矣蓋凡感之而不動  
動之而不化者必其不與我同性也忠信可以孚豚  
魚至誠可以貫金石物性固相感通矣而又何有於  
天下之人乎人性之所以同者其心同也人心之所  
以同者其身同也均之為父子也故均之有愛親之  
性焉均之為兄弟也故均之有敬長之性焉君子惟  
以其性之同於人者脩其身而人亦遂以其性之同

於我者觀化於身故化行於家一家之人莫不愛且敬焉而仁讓之俗成矣由是而及於國一國之人有不如一家者否也由是而及於天下天下之人有不如一國者否也國同化於家則國治天下同化於國則天下平然其機惟在吾身耳信乎化理之果有要而外身以求之者抑何其昧於自任也嗟乎道在邇也而人常求之遠事在易也而人常求之難抑亦未稽之堯舜乎黎民於變時雍四方從欲以治語天下之平唐虞為獨盛矣而寔自克明峻德帝德罔愆有以基之當其時固嘗以治水命禹矣播糶命稷矣五

倫命契五刑命皋陶山澤命伯益矣授時齊政制禮作樂若采亮工織悉明備人咸頌堯舜致治之成功然此皆其治天下者而非其所以治也所以治者化之也所謂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者語化也能化天下而後可以語天下平也外脩身而欲以平天下是欲以後世之治而媲美於唐虞之化也何也行遠必自邇求之遠而遠卒不可至圖難於其易求之難而難愈不可得身至邇也脩身至易也求在己者也操術甚約所施甚博忽焉而不知省而顧求之身外也庸詎知不肖之身亦將胥天下而為不肖也身之回

適欲天下之不回適亡有也故君子而不欲平天下  
斯已矣欲平天下而不脩身是先自失其機之在已  
而窒塞其化理之源惡乎可哉夫身亦不易脩矣澄  
其心於一念之俱無而明通公溥之用行焉驗其發  
於一念之不偏而大中至正之軌立焉踐其實於典  
禮之敦庸而天下之大經為能經綸焉然此皆其身  
之所以脩也而非其切近精實者也不學不慮之知  
智乃在於愛親敬長之間孟子嘗以仁義禮樂之實  
舉而歸之而又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此  
正所謂言近指遠守約施博者也蓋其達之天下者

為最切而其所以化天下者此為至要脩此之道  
守而勿失帝王所以神天下之化致斯世於隆平而  
臻於大同者恃有此具也大學之言脩身也曰其本  
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  
有也蓋於所厚者厚即親親長長而為脩身之實端  
本之事然後可以此推之於天下不則以何術施而  
及之哉後世言政而不言德言君天下而不言平天  
下則亦嘗陳之為紀綱以定章程也布之為號令以  
一法守也頒之為刑賞以嚴要束也飭之為聲名文  
物以彰物采也舉凡事有其制物有其宜以成一代

之治具者非不爛然可睹矣然使其紀綱誠振號令  
誠肅刑賞誠公聲名文物誠足昭也苟其身之不脩  
吾猶以為出之無本行之必有所不當施之必有所  
不合天下之平弗可冀也况乎其不能哉大抵平天  
下之術有二措置區畫之也以政是絜矩之道也而  
非身脩則矩無自而絜此固其機之始於身也倡率  
化導之也以德是建極之道也而非身脩則極無自  
而建此尤其機之不在人也世乃以脩身為迂論其  
視身之脩不脩若無與於治道之得失者此其弊在  
學之不明不能反觀而知身之為本機之在已亦何

恠乎求人者重自任者輕若此也蓋脩身之先格致  
也大學具言之矣



紫園草卷八終

紫園草卷九

策

殿試策

衡郡曾朝節著

皇帝制曰朕惟自古帝王撫運握圖統一寰宇所以  
綜輯庶務調劑羣品其道蓋多端矣至語其治效自  
詩書所述章灼較著則莫盛於虞周夫其七政齊庶  
尹諧六府脩三事治與夫謨烈佑啓禮樂刑政煥然  
也朕甚嘉之慕之未審果繇何道而致然歟或謂舜  
競業萬幾文王自朝至日中具不遑食也唯其精勤

故化理若是然書稱庶獄庶慎文王罔兼而孔子復謂舜無為而治何歟我

太祖神聖乘乾再造函夏建立法制博大詳密用以躋世平康與虞周媲美御曆三十餘年早朝晏罷未嘗時刻少怠其所以畏天人而衍昌祚者視舜文其道同歟朕以冲昧獲纘丕基慄慄夙夜圖所以順帝則建皇極以庶幾帝王之治者今且五年經費節矣而帑庾未充賦歛寬矣而民生寡遂守宰久任矣而吏治罔宣伍籍加覈矣而武備靡振豈因循之積習難驟變歟久弛之舊章難遽舉歟茲欲革文冒破

拘攣使人得其情事循其理將何如而後可蓋盛帝顯王人稱之必曰大有為乃復有謂王者中心無為以守至正此其說安是將各有主謂不相蒙歟抑或其道相湏也子大夫習先聖之術其於古今治理之原講之豫矣尚各摭所蘊明著于篇朕將覽而擇焉臣對臣聞帝王之恢鴻業經遠猷也固必為天下持不自逸之心而後有以握出治之本尤必為天下擴不自用之公而後有以收致治之效夫天下之大四海之廣皆於人君乎統理之則雖欲以一日晏然於民上有不可得者故其兢兢然日以其治圖惟於心

而不敢以自逸所以為天下端治本也然人君之尊亦一人之身也如必事事而親之則雖帝王之縱於天者固有餘智安所為而不效而聰明容有未及則求治之切終阻於勢之弗周明君審於治體當不若是其自勞瘁為也於是乎以其不自逸之心擴之為不自用之公以天下之事付天下之人治之以天下之才為天下之人用之意念常宅於憂勤而形常不勞精神常流於寰宇而氣常自定故天下見人君日黽勉於上而終無以窺其作為之迹人君與天下相忘於無為而初不見其有因循頹惰之弊此之謂無

為而無不為而恭已成功之要術也夫苟不繇是道撫天下之大業而容有一毫自逸之心是以無心棄天下也固非人君之所以圖治也操此心之無逸而或有一毫自用之心是以有心擾天下也亦非人君之所以圖治也蓋臣伏在草野涵泳

聖化則嘗究極古今之成迹商誼治理之大原竊以為人君之所以撫運握圖統一區內雖其綜緝庶務調劑羣品其道非一端要之惟不自逸與不自用之二言或者其足以仰裨

聖治之萬一矣茲者臣叨與有司之薦獲奉

大對顧何敢不盡其愚謹因

聖問所及而詳陳之惟

陛下垂聽焉伏惟

陛下以 聰明神聖之資而履 純熙昌明之祚以

剛健中正之德而擴統馭齊一之規蓋天縱之以為

君師使出而繼虞周之芳軌續帝王之懿休也其於

治理之所以得失古今之所以隆替固已燭照而洞

察之矣乃茲拳拳求虞周之所以致治此聖不自聖

之心也臣俯思之隆古之治必徵之詩書而詩書所

稱則虞周其獨盛也已然虞周之盛臣得之於誦讀

想像切矣思以親履其庭觀其所謂盛而不可得也  
今 陛下躬聖德建至治不啻虞周矣伏讀

聖制猶曰朕甚嘉之慕之蓋毅然以舜文自期使臣  
曩時所誦讀想像者得親觀其盛也臣敢稱引詩書  
以舜文所以造虞周之治者先為

陛下述之舜之受終文祖紹堯致治也在璣衡而七  
政齊叙百揆而庶尹諧木金水火土穀則時序而六  
府脩矣利用厚生正德則底績而三事治矣舜之所  
以治虞者何盛也文之脩和有夏丕冒下土也以威  
德肇造邦家而咸寧四海以謨烈啓佑孫子而咸正

靡缺禮備樂和而道化其旁洽矣刑修政舉而法守  
其畫一矣文之所以造周者何盛也然舜之所以治  
虞固非曰虞當中天之運聽氣化之自盛而無所用  
心也不曰舜競業萬幾乎而其所以競業云者則亦  
持其大體屢省乃成而已矣不然舜雖濬哲文明主  
也然七政之所以齊庶尹之所以諧六府三事之所  
以脩且治豈皆無藉於五臣耶使舜而不以付之五  
臣是舜特自役其聰明以屑屑於庶物之間臣未見  
舜之能為虞也文之所以造周固非曰文承世德之  
後任治運之自昌而無事焦勞也不曰自朝至于日

中曷不遑暇食乎而其所以不遑云者則亦總攬大  
綱依其在京而已矣不然文雖緝熙宣哲主也然謨  
之所以顯烈之所以揚禮樂刑政之所以煥然豈誠  
無資於四友耶使文而不以任之四友是文特自逞  
其私智以矻矻於衆務之曠臣未見文之能為周也  
故書稱庶獄庶慎文王罔無而孔子復謂舜無為而  
治蓋罔兼者乃其所以能兼庶物也無為者乃其所  
以能運有為也是故帝王之於天下惟恃其有不敢  
自逸之心而已矣而自逸則幾於廢亦惟恃其有不  
敢自用之心而已矣而自用則幾於勞不自逸之心

與不自用之心有以並行而不悖以其不自逸者責  
治於心以其不自用者責治於人有以兼舉而不偏  
信乎帝之所以帝與王之所以王其率遵是道也已  
後之為治者不曰我為萬乘主吾固無以桎梏為也  
則曰天下固莫已若而必自親事也故荒淫惰慢者  
既以基禍自作聰明者亦以釀亂尚矣論哉仰惟我  
太祖高皇帝 獨稟全智創造區宇是以虞周之聖  
履虞周之統也而其所以因事立法酌時定制者綱  
舉而目張周慮而曲防博大詳密用以綿千萬億無  
疆之祚卓乎虞周之再觀而

聖子神孫所當世守也已然其所以致此者則以其功  
雖無競而心恒不自逸智雖如神而才恒不自用故  
自御曆以來三十餘年早朝晏罷未嘗時刻少怠信  
有如 聖制之所述矣然當時名卿碩輔濟濟布列  
有若劉基宋濂王禕陶安若而人相與諮謀相與協  
贊其視舜文五臣四友之助有千載一轍者豈其神  
聖獨運哉欽惟

陛下勤政則時御 便殿親與輔臣裁決萬幾勤學  
則日御 講帷嘉與儒臣討論六籍二帝三王之大  
經大法則大書而揭諸 殿廷敬天至節用十二事

則懸牌而置之

座右是不自逸之心即舜文之心我

太祖之心也其不自用之心亦即舜文之心我

太祖之心也故續承綦隆之業規恢累洽之治甫及

五載而海內殷富生民樂業以久任責守宰而吏治

興以疆圉責將帥而武威振則其治亦即虞周之治

我

太祖之治也臣伏讀

聖制乃猶以帑庾未克民生

寡遂吏治之罔宣武威之靡振而致疑於因循之積

弊難驟變久弛之舊章難遽舉且

諭之曰茲欲革文冒破拘攣使人得其情事循其理  
將何如而可此

陛下求治無已之心即所謂不自逸之心也然世已  
號為極治而猶未免云云乃其弊源

陛下固已昭徹之矣何也則文冒拘攣是也蓋上以  
實責下而下不以實應上此文冒之弊為之也上以  
法為衡而下不以權運法此拘攣之弊為之也工炫  
飾之術則不可以致功守局曲之見則不可與立業  
兩弊不去而欲以為治不可得也夫惟有忠信貞慤  
之臣而後不以欺謾僨事夫惟有明敏任事之臣而

後不以執一隳功由是以理財則制其出入清其冗  
濫何患於帑庾之未充以治民則寬其賦歛軫其疾  
苦何患於民生之寡遂守宰奉法循理布上德意以  
惠元元則所謂吏治之固宣無有也將帥講武練兵  
及時閑暇以備不虞則所謂武備之靡振無有也蓋  
莫不輸情以獻忠奉上以守職振作於一時而因循  
之積弊頓革脩復於俄頃而久弛之舊章頓舉尚何  
虞周之治猶未比隆

太祖之成業猶未紹休也哉蓋

陛下有是不自逸之心而又以其心慎擇俊彥旁羅

賢豪推誠以任之覈實以課之無徒取具故事僅守  
成迹而務以成精明之治功俊偉之洪業則

陛下固惟端拱穆清端冕凝旒以聽天下之治舉天  
下之事固無難為者亦豈必其屑屑然為之自己哉  
彼有見於有為者則恒勞精瘁神不免刻厲之過而  
不知無逸之主在執簡以御煩有見於無為者則與  
其臣交習於玩愒日以因循廢弛而不知無為之君  
必先勞而後逸故古之聖帝明王必曰大有為又曰  
中心無為以守至正夫無為非縱弛也是所謂不自  
逸而亦不自用者也夫有為非叢脞也是所謂不自



用而用以人者也有臣以代之為則王者固可以無為無為而實無不為乃所謂大有為也以其大有為者廓求治之量而無一念之自逸以其無為者操恭己之術而無一毫之自用謂非臣之所望於陛下者哉雖然無為之說亦精矣易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而中庸亦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故有所倚著即有為也即非至正之本體也何也無喜無怒無哀無樂吾心之體本如是也無喜而喜無怒而怒無哀樂而哀樂心體之太公順應本如是也必如是乃謂之中乃謂之無為

以守至正也伏願 陛下深味無為之旨無論深宮大廷出王遊行隨在而驗吾未發之本體則蘊之於心即無為之至德也運之於治即大有為之盛業也立本之學豈非 聖心之所當留意者哉臣愚不識忌諱干冒 天威不任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講章

經筵講章

文王有聲適駿有聲適求厥寧適觀厥成文王  
烝哉

這是大雅文王有聲篇本文王以安民致聲譽的說

話聲是名適是發語詞駿是大寧是安烝字解做君  
字詩人說有周之王業肇於文王之遷豐乃其遷豐  
豈無故哉為安民計耳蓋文王有聲非一民之謳歌  
非一方之傳誦其由中達外洋溢昭宣光于四方顯  
于西土者甚大乎其有聲也然文王所以有聲者何  
也當商之季民遭毒痛之虐不寧甚矣文王以仁心  
行仁政視之如傷撫之如子一念惠鮮必斯民立見  
其惠鮮一念懷保必斯民立見其懷保施於始即要  
於終為其事旋收其效安民之成功幸於身親見之  
然後其心始慰耳夫民安則譽廣聲名甚大蓋有由

矣然上天立君本以為民一民不安人君之責故能  
安民者乃謂之君文王求寧之切如此則君道盡矣  
所以說文王烝哉民歸者衆則舊邑不能容此豐之  
所以遷也臣嘗論之天道以生物為心君道以安民  
為本故人君與天合德如天之覆冒天之照臨此文  
王之名也亦文王之實也有文王之實則名自此生  
苟實不至即使有文王之名無益也况求寧非可以  
笑貌強為觀成非可以歲月襲取得其名者得其民  
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漢臣晁錯有言人情莫不欲  
壽三王生之而不傷人情莫不欲貴三王厚之而不

困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之而不危人情莫不欲逸  
三王節其力而不盡安民之道莫切於此仰惟

皇上體

天地之心守

祖宗之法賑饑恤刑使者歲出懲貪省費

詔今日嚴務使斯世登于太平猗歟盛矣然左右侍  
從以下匹夫匹婦孰非吾民而施必由近始臨御撫  
綏之中一嘖一笑孰非安民而推必由心始夫無私  
愛憎則無偏賞罰無偏賞罰則無枉死生滿堂燕笑  
一夫向隅不可以言安犬馬餘梁肉士不厭糟糠不

可以言安殃及池魚禍延林木不可以言安必省刑  
罰以使民壽必薄稅斂以使民富必慎征伐釋囚繫  
以使民安必寬徭役罷工作以使民逸如此則適駿  
之聲觀成之頌不在文王而在

皇上矣臣等何幸躬逢其盛

之網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  
于位民之攸暨

這是大雅假樂篇周人預期嫡嗣以永治安的說話  
網是網四邊的大繩紀是網中的細目燕是安朋友  
即百辟卿士媚是愛解是情暨是息詩人說道天之

立君以為民也君之任臣亦以為民也夫民之勞逸  
在下而樞機在上今王之嫡嗣既能脩德任賢為四  
方之綱矣大而綱維既無所不張則小而條目亦無  
所不理綱紀既振斯民生以安政皆出於獨斷而庶  
職無鞅掌之勞事皆總於一人而群臣緩分理之責  
且燕及於朋友矣這朋友中外而百辟內而卿士際  
太平之世幸賴天子而蒙其休事願治之君莫不傾  
心以致其愛媚之也既深望之也無已惟願吾君致  
慎於立綱陳紀之後勿以崇高之位為易居益嚴乎  
惴淫盤樂之防勿以小康之治而自阻綱常張而不

弛紀常理而不亂則民得以休息於無窮而朋友之  
燕及者亦無窮矣豈非萬世治安之慶哉臣嘗因是  
論之古人愛君睹紀綱之方振而遽憂其懈惰之萌  
竭媚上之極思而預杜其逸欲之漸誠以法官邃密  
佞幸滿前則志氣易奪天命難謀溺於嗜好則禍釁  
易啟二帝三王所以兢兢業業不自暇逸蓋為是也  
我

太祖高皇帝嘗謂侍臣曰治天下者無逸然後可逸  
怠心一生則庶政壅滯貽患不可勝言朕即位有年  
常以勤勵自勉達旦即臨朝晡時而還宮夜卧不能

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觀天象見一星失次即為憂惕  
或量度民事即次第筆記待旦發遣朕非不欲暫安  
祇畏天命故爾但恐群臣以天下無事便欲逸樂股  
肱既惰元首叢脞民何所賴是我  
祖所以戒臣即周人所以望君者也仰惟  
皇上總攬乾綱而權無旁落洞晰民隱而幾察幽微  
所以綱紀天下真無少懈矣然

靜攝既久則群臣之接見無由聽覽一稽則庶司之  
施行或滯凝神於宥密孰若間與公卿咨訪得失尤  
相儆惕也默存於淵微孰若下與儒彥談論理道尤

相激發也臣愚伏願

念下民所以安危惟係此念鑒群臣所以媚愛永懷  
于終勿以生知上善而懈問學之勤勿以豐亨豫大  
而懈厲精之志紀綱在朝廷治安在四海則所謂受  
福無疆者不在成周而在今日矣臣等不勝慶幸  
太學講章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  
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這一章書夫子教人以自脩之全功也說道君子之  
學只在自修自脩之功只在身心上一身的威儀若

與我的學問不相干涉不知身心相為表裡義理之  
得于心者涵蓄純固沒有出入離合良由他有厚重  
的器識以為凝聚之基假若君子而不厚重便是輕  
佻的人氣浮者其貌不莊衣冠瞻視之間不足起人  
敬畏有何威嚴既無威嚴可畏平日所得於學問之  
義理亦因精神外馳不能內守雖得之必失之矣學  
豈能堅固乎是以君子必先厚重者非但肅容貌亦  
以固此學也然學不但外面要重此中必不可無主  
宰所主唯在忠信忠信是人一片真實的心為一身  
主宰人不忠信便如木之無根水之無源所謂不誠

無物更說甚學問故必主忠信凡事靠着忠信做個  
主人翁常在自家腔子內照管時時刻刻務要盡已  
之心而不違乎物無一毫偽妄參雜以是真實心處  
那事接那物尚有不善者乎内外交脩學問已有端  
緒而夾持之力未有不須于友者友須是慎所與無  
論便辟善柔便佞有損于我纔不如已便無敬畏而  
生狎侮之心豈能有益故必與勝己者處方可資他  
薰陶我氣質涵養我德性厚重日敦忠信日純矣不  
如已者勿友可也人已交脩學問決不至錯謬而過  
生于一念之差亦人所時有者君子不患有過患在

辨國草卷九  
慚改過慚改是人一生真病痛因循苟且自恕自安  
遂成個真過不可救藥君子纔覺有過便當翻然速  
改如救焚拯溺斬釘截鐵不得一時放下惟恐自家  
不知過失惟恐朋友不攻我過失則過日改善日遷  
勝已之友日親不為厚重忠信之累矣豈不于學問  
大有長進哉故這四者完完全全無些玷闕纔成一  
個真學者這四件主忠信尤為喫緊不然便恁地要  
厚重只做得是色莊便恁地有好朋友未必能實心  
相下便恁地說改過未必能實心懲創傳稱忠信之  
人可與學禮易曰忠信所以進德可見忠信是一關

鑣也雖然更要看得學問喫緊孔子一生只是好學  
嘗曰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他日  
只以好學稱顏子顏子只是克己今人大都不理會  
學問全憑氣質用事有一樣厚重忠信的不知學問  
只成個樸茂的人有一樣負聰明伎倆的不知學問  
自驕自吝常見天下人皆不如己那復知己之過朱  
子曰用明于內者見己之過用明于外者見人之過  
見己之過者視天下皆勝己也見人之過者視天下  
皆不如己也此智愚之所以分也爾諸生習聞聖訓  
茲復作養在成均誰不要學做君子路上人試與爾

諸生一決擇之寧敦厚周慎學為謹勅之士乎將浮  
躁淺露陷於輕薄之子乎寧悃悃無華學為愿慤之  
士乎將務華絕根流為詭譎之夫乎寧擇交寡合學  
為貞介之士乎將與世浮沈甘比匪人之傷乎寧改  
過不吝學為光明之士乎將遂非文過甘為錮疾之  
諱乎若是此心常在學問上氣質自然厚重所主必  
在忠信所友必在勝已有過必要速改豈肯一毫放  
過善乎先儒之言曰古人之厚重朴實乃能立功立  
事享悠久之福又曰人之操履無過誠實執之不渝  
可以夷險一致又曰與朋友處莫如相觀而善受益

最多又曰天下之至疾速者莫如風雷君子法之以  
改過遷善與吾夫子之言有相發明者盍三復于斯  
毋忽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這一章書夫子示人反己之學說道天下的人其初  
均稟齊賦都是可為賢人更沒有個不賢的自習染  
一移尋向高明上去便成就個賢人流入污下邊去  
便成就個不賢人所以世間便有此兩般人免不得  
終日相見有志學做賢人便隨處無不是我的師人  
惟不知反己自脩見那賢不賢說是總屬他人初與



我不相干涉不知觀感懲創之資實在於此如見那  
賢人其道德言行卓可師法只管外面去艷羨他這  
都不是真要做賢者的念頭必當反而思之我的分  
量原未嘗虧欠有如不與他一般可不枉過了一生  
必須淬勵精進思與他齊謂之齊者較長紮大使他  
高我一分不得這纔是一念見賢的實工夫如見那  
不賢人其立身行已漫無足齒只管背地去嬉笑他  
這都不是真怕做不賢的念頭必當內自省之我之  
素履萬一有虧欠到來與他一般可不是名教中的  
棄人必須惕勵戰兢深自猛省謂之省者心口自語

意者我亦容或有之有則速改這纔是一念見不賢  
的實工夫大抵思省二字古先聖賢全在上而用功  
思是念慮沈潛誠之於思即欲守之於為故在洪範  
思曰睿睿作聖若禹之惜陰湯之日新文之望道未  
見何等樣心思必如是方叫做思齊省是念慮警惕  
省之於內不是省之於外故在易曰有不善未嘗不  
知知之未嘗復行若顏之四勿曾之三省子與氏憂  
不免為鄉人何等樣省察必如是方叫做內省今諸  
生鼓篋辟雍豈無留心聖學有得於身心矩步繩趨  
而為賢者乎亦豈無安於流俗不知向往而踰閑蕩

檢為不賢者乎試稱爾是賢必欣然喜矣見賢於爾  
的教去思齊又多退縮不前試說爾不賢必斃然怒  
矣見不賢於爾的教去內省又多玩愒自恕豈知賢  
不賢的路頭中間不容並立纔出於賢便入於不賢  
不加思省詎惟非成均造士之意亦非爾諸生自待  
初心矣雖然這是聖人欲人時時刻刻事事警省的  
意思待見賢而後思齊未思之先思着何事見不賢  
而後自省未見之前省着何物先儒謂見堯於牆見  
堯於堯堯墻未有堯也是真見也持此真見聖域可  
優入又何論賢者乎故友已自修又當反求之已不

但因人而自反也願與諸生共勗之

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這一章書夫子以儒示子夏欲其辨志於人品之未  
分說道儒是學者之通稱學者之為儒只是要為君  
子不為小人儒者之視小人本其所不屑為也殊不  
知以在外慕學之迹而言凡學者通謂之儒以人心  
操術之異而言儒之中有君子焉有小人焉小人之  
儒遂與君子之儒相霄壤矣此其辨在為己為人之  
間誠不可不審也蓋人有為己之心便常在心性內  
用功一步一步上達天德安得不為君子儒若有為

人之心終日只在聞見上用功。或離於文詞，或畧於行業，做來做去，墮落在凡情俗態中，安得不為小人？儒故夫子戒子夏謂：女當為君子，儒不可為小人。儒方其為儒之始，初未有君子小人之別，却即從心術辨個分明。我與師友從游受業，真見得道在已，不可以不明德在已，不可以不立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惟求以明善誠身而已。如此則儒而士，儒而賢，儒而聖，儒而天。此之謂君子，儒也。必如此方可謂之儒也。豈非其所當為者乎？不然而意念不誠，趨向不正，雖日與師友講習討論，初不問其在已，惟思求知於

人所得於口耳，取足以諛聞動眾，要譽干祿而已。道之不明，德之不立，非其所恤，忽不覺日流於污下。其視不學之人，何以異哉！如此則儒其冠，儒其服，儒其貌，儒其名，畢竟是個小人，儒也。即不謂之儒可也。豈非其所不當為者乎？可見君子，儒；小人，儒。人品懸絕，只係於為人之為儒，只說就喚作君子，一不能辨，却遂是小人心術幾微之際，信乎不可不審哉！子夏博學，薦志切問，近思何至為小人，儒？夫子教戒之嚴，尚如此，况吾人今日欲為儒者，苟不審辨，何能自免於小人得稱為君子也。爾諸生在太學為

國家陶鎔造就固惟欲人有儒行士皆真儒以副所以崇儒之意士之鼓篋而來儒衣冠而處亦豈不以儒自命以君子自期待當不肯為小人但不知意趣之真心思所向果是為己者乎抑亦為人者乎不是為己便是為人既非君子儒便是小人儒挾小人心術襲君子之名稱此可以欺俗人終不得而掩其實於君子也呼塗之人而曰汝小人也必拂然怒矣身為小人曾不之愧亦何取於為儒哉乃頃來又有異焉異端之說熾於天下固自儒者却好禪理反以吾儒為出其下又或溺於玄虛之學修真之事教人

自為而莫之止也是又儒而釋儒而老又不但有小人儒矣儒固宜若此哉諸生幸決擇而慎所處焉毋忽

肅肅兔置椽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肅肅兔置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肅肅兔置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這一章詩美文王化行俗美賢才衆多的說話賢才所以維持世道德化所以作養賢才文王之世菁莪張教棫樸作人不但羔羊素絲在位之人為然有德有造成人小子為然雖兔置的野人而其才亦有可

用所以詩人有感而起興說道置以取兔杙以張置  
肅肅然整飭之兔置則椽杙丁丁然其有聲矣此赴  
赴然武勇之夫則為公侯之干城焉夫武夫未為公  
侯用也何足為干城不知所為之事雖鄙所抱之畧  
則宏以之攘外便有嘉猷以之安內便有良策干與  
干城乎不特此也肅肅兔置則施于中達矣此赴赴  
之武夫其為公侯之好仇乎夫公侯不世出之君也  
武夫何以能與之為匹然使其釋兔置而用之於廟  
堂則有猷有為即公侯之戡亂致治者也以是君與

是臣誠克配而無忝矣非所稱好仇者乎不特此也  
肅肅兔置則施于中林矣此赴赴武夫其為公侯之  
腹心乎夫公侯不二心之君也武夫何以能與之同  
心然使其離田野而登之於密勿則發謀出慮即公  
侯之適觀求寧者也一乃心一乃德誠膺合而無間  
矣非所稱腹心者乎夫語人君而若公侯疇不謂其  
巍巍莫及語其迹而曰武夫疇不謂其卑卑無足指  
數今武夫而為公侯侶則當時人才之盛即武夫亦  
未易少之哉武夫如此百工庶職可知在野如此在  
朝之人可知文王德化之神一至於此以今觀爾諸

士觀光上國親覩人文雖未釋褐陞朝亦既脫迹田野  
聖明作人之治淪肌浹髓况已有年而又士稱  
譽髦服在衿佩領以師儒束以條教非若武夫之赴  
赴爾矣試自反思果有能為

皇上之干城者乎有能為

皇上之好仇者乎有能為

皇上之腹心者乎孟子說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若  
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爾諸士遇文王而不興  
是謂凡民之不若今與爾商論豪傑無文王而興者  
只在此志此志一立何所不可為蓋一室之內一牖

之明惟尚此志所敦薦者操履所講求者學術所諮  
謀熟諳者世務故范希文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  
己任亦只是有志由是身在疆圉便能制敵應變安  
內攘外豈不是

皇上干城身在廟堂便能翼為明聽道合明主豈不  
是 皇上好仇身在密勿便能闡德輔德啓心沃心  
豈不是

皇上腹心爾諸士中有能立此大志便不愧為盛世  
之豪傑將來匡扶襄贊終有攸賴

國家建學造士之意庶不負矣詩可以興盍繹思之

毋忽

世之不顯厥猷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  
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此大雅文王之篇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所以受命而  
代商者皆由於此以戒成王這第三章則言其得人  
之盛而周士傳世之所以宜顯也猶謀也翼翼是勉  
敬意皇美也楨榦也周公說道文王以德受命天之  
命之不惟及其子孫而且及其臣庶世世修德與周  
匹休若此其傳世之顯乎然其傳世之所以顯則又  
周士自有所以致之蓋臣之效忠於君莫先於謀謀

之出於萬全必乘乎敬多士皆文王菁莪棫樸之所  
造就也則皆文王干城好仇腹心之臣也故其謀猷  
無不翼翼而勉敬惟恐其慮之有不周必欲其用之  
無不善而能仰副乎疊疊之衷斯已也夫此多士也  
皆為周之譽髦今謀猷勉敬思皇哉其賢士矣然他  
國未嘗生也而文王之國生之是天以多士與文王  
也他國不能生也而文王之國能生之是文王以受  
天之命生多士也以勉敬之謀猷樹俊偉之事業疏  
附先後奔奏禦侮胥此賴之國家精神命脉不因以  
培植堅固哉信若版築者之有楨榦也夫其為周之

榦如此則濟濟多士豈非文王之所以寧乎蓋文王之  
心以國家之安危為欣戚者也臣慎其慮而謀之  
則君受其成而聽之臣集衆美而獻之則君逸於上  
而享之心之寧也寧於多士美由是勞在邦家而慶  
流苗裔澤垂奕葉而盟載山河傳世之顯宜其顯也  
苟非天命文王亦不能致得人之盛而使周士之世  
顯享文王之業者豈可不繹思文王之德哉由此觀  
之可見周士以翼翼榦國亦以翼翼傳家其子孫不  
能紹先業則亦無以承世胄而保有其顯也文王以  
亶亶受命亦以亶亶燕詒其子孫之不能念祖德則

亦無以撫成命而菴有臣庶也此作詩者之垂戒深  
意也在我

國家設立太學以教多士是多士之生於今日即周  
士之在王國也將來謨謀

朝著敬事

天子榦榦

廟廷而仰慰  
聖志其事業之美皆須預養敬德於今日諸生試自  
反觀果嘗役志於敬能為効用也乎真西山先生曰  
平居齋栗如對神明言語酬酢不失尺寸必如此方



可為敬必如此方可謂士以此登庸於時庶幾可與  
周士比隆而  
皇上亦以寧矣願諸生共勉之

紫園草卷九終